

程源祥

那人，那事II

予潭东 马秀英 著

欲做官，

你想顺利地把官做高、

做大而又终生不倒吗？

是聪明人，

你想大展聪明而又不被聪明所误吗？

爱自己的爱人，

你想与其恩爱、和谐而又能稳度一生吗？

为自己的子女，

你想让他们幸福、

平安而又能代代相袭吗？

——那就请您抽空读读这本书吧！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予潭东 马秀英 著

程源祥 那人，那事儿



欲做官，
你想顺利地把官做高、做上五日终生不倒吗？
是聪明人，
你想大展聪明而又不被聪

爱自己的爱人，
你想与其恩爱、和谐而又能稳度一生吗？
为自己的子女，
你想让他们幸福、平安而又能代代相袭吗？
——那就请您抽空读读这本书吧！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源祥那人,那事儿/予潭东,马秀英著. —郑州: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中原农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0739-879-0

I. ①程… II. ①予… ②马…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652 号

出版: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 0371—65751257)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

开本: 710mm × 1010mm

1/16

印张: 34.5

字数: 511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39-879-0

定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程源祥是搞组织工作的干部雷中雨负责招干时在去厕所方便的路上偶然发现和招收的一名聪明能干、被他戏称为“一泡尿”的干部。此人参加工作后,勤奋肯干,用心、用智做官,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从公社时的基层团干一直升到省委政法委书记,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在辖区有较好的口碑。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变化,在同样聪明而却好高骛远的儿子程金辉的一再缠求下,在过分深爱的妻子祝梅岚的软引下,他用极隐蔽、极“高明”的作案手段犯下了经济重罪。当老年的雷中雨又去省城找他办事的时候,又在一个公厕内捡到了他犯罪的证据,并去举报了他,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欲知故事详情,请阅读本书具体内容。

自序

近二十载的教书经历,二十余载的从政生涯,我的确发现有很多人都渴望做官,也真切地看到有人做一生的官都干得很好,有人做半生的官却干得遭人指骂、耻辱而终,也有人虽然侥幸官位未倒,但实际上口碑不好,同样也为百姓所不齿。由此我曾产生过揭示这一社会“真存”现象以便给人以些许启迪的创作冲动,加之我又在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切体味与仔细观察中不断撞击出了一些自以为益人的灵感,诸如:第一,在真正共产党人那里,党的干部政策都是刚性的、公正的,都是“任当其才、其德”的,在这种环境里,不管你在任何角落里为党工作,党都会看得清楚,都会合理地决定你的升降去留。同样,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一个真正忠诚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不管什么时候有心存恶意的人想打倒你,你都不会被打倒的。而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凡是最后真正被打倒的人,无一不是他自己的灵魂脏了,言行背离人民了,进而自己把自己打倒的。第二,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多得是,而且有些聪明人办过的坏事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人破解。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只要你侵害的是党、是人民、是国家,那么不管你多聪明,你的智力超过世界上的多少人,你终究还是要受到应有惩罚的,因为事实证明:你一个人的智力是永远也超不过本来就很聪明的人且又由他们组成的党的集体的智慧,你的有罪行为是绝对逃不过由整个国人锐利目光聚集而成的国法的眼睛的,所以聪明人最应提防的是被自己的聪明所误。第三,对人做事,勿以人愚而利己欺人,须知任何人都终究是不可欺的;对天做人,勿以天虚而自恃无惩,须知天机泄漏的密线是随处都撒向人群的。第四,一般来说,夫妻恩

爱、和谐是人的天性，但是，一味地彼此顺从、相互纵容却是潜藏于此中的致祸、陷淖之根，而于恩爱、和谐的关键时刻双方注意恰到好处地为对方的不当之举做些劝阻和提醒，则是深爱夫妻一生最明智的选择。第五，爱其子，给其终生以安全与自由，比给其多少财富都重要、都宝贵……把这些都写进一本书里，以便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的“后备官品政治”作点贡献。于是，我就想倾已全力把本生所闻、所见、所思、所历的“全部积蓄”和朋友们那些成功的经验、“序列里”那些惨痛的教训都糅合在一起，然后再用这些材料“造生”出一个鲜活的人物来，让他在“书的社会里”走上一遭，把人们成功的经验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把异类沉沦的教训也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以企后来对官场有兴趣的人便于以此为镜，“扬”其经验，“抑”其教训，二者巧妙结合，顺利地把自己的官做高、做大、做好，并且终生不倒，基于此念，我就不自量力地操起笔“画”起这个“人”来，但不知鄙人拙作中有此笔力否？若无，我就放弃“艺术”，直白地把心底的所思奉献给您吧。

作 者

2010 年夏日

县革委组织组的潘副组长和雷干事奉命招干，在乡下连续工作了五天，走了四个公社的九个大队，接触了十五六个小青年，但是没有物色到一个中意的人选。第六天中午，当两人攀爬山路来到程庄街大队部时累得汗尽力竭、身困体乏，他们在村干部分派下到一家农户胡乱地扒拉了两碗饭，一回到大队办公室便倒头在脏兮兮的柴床上打起呼噜来。大约睡了一小时，雷干事醒了，他见潘副组长还睡得香甜，不好意思唤他，但又觉得无聊，所以就一个人轻步出门到程庄街上去转悠。说起这程庄街，听起来怪大，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街”，据传说早年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只因这条路是伊南县到嵩北县的唯一通道，往来行人都习惯在这里打个“尖”，歇歇脚，所以这地方虽在深山大沟之中，虽然只有一户人家捎带着卖点儿饭、供应点儿开水什么的，给人一些旅途中的方便，人们就不约而同地习惯称之为“街”了。后来，随着人们经济头脑的进化和人们对生活方便的追求，散居在附近山沟里的十六七户农家也慢慢移居到这里，逐步形成了一条山沟里特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街。再后来，农村开始兴高级社，兴公社、大队了，这里又慢慢成了方圆四十多里区域内的政治中心，街上设了大队部，盖了小学，建了卫生所，从此，街上也有人经常清扫、管理了，猪、牛、羊、鸡也不乱跑、乱屙了，加上不知什么时候又有人领着铺了一条青河石路，所以当人们在深山中从曲里拐弯、只能一人前走一人随行而无法并膀行进的沟坡路上猛一踏到这样的石铺路上的时候，顿时会生出一种清新、爽快和宜人的感觉。雷干事出门向西走了几步，很想找个老乡聊聊，但在这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小街

上,除了一个正抱着孩子逗乐和两个端着脸盆准备下溪边洗衣裳的年轻女子以外,四处冷冷清清,竟看不到一个可以搭腔的男人。他稍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想“方便”一下的意思,于是想起刚才进街时见路边有个比较干净的厕所,他就折头向东,信步向那地方走去。当他快走到街头的时候,看见街面靠后一点儿的一家门口正有一个人在贴对联。心想,这不年不节的干吗贴对联呢?诧异中他向近处走了走,这时那位贴对联的人已经贴好横批从凳子上下来弯腰整理东西,因此对联内容完全可以看完整了,只见上联写的是“今三年父不教损失不小”,下联是“现每日母有训还算不错”,横批是“崇我昼夜”。雷干事一向是一个识才、爱才的人,自己也懂得一些书法艺术,他一看这对联字体苍劲,刚柔适度,结构紧凑,气息从容,虽说不上很有功夫,但笔力沉厚而不浮躁,潇洒而不狂妄,也颇能显示出书写者在这方面有良好的基本功,如果坚持练下去,那前途将是光明的,心里不免有点爱意。再看这对联的内容,主办者明显是为其父过“三周年”而特意拟编的,然而农村纪念“三周年”常用的对联不少,可这一家为什么不用而偏偏要自己动脑筋独编一副呢?编吧,还编得不蹈俗套、别出心裁,让人一看就知道:主办者的父亲不在人世了,往日父亲的教导对他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父死后不能随时聆听其父的教育是重大损失,但那是命运的安排,谁也没有办法;可喜的是,主人的母亲还健在,母亲每日的教育又使他自感欣慰。这对联虽然撰得并不完全符合古体对联要求的那严格的对仗和平仄,但在现代人重在表意的潮流里也算较好的一副,而且在含蓄和微带幽默的字词之间又充分显示出了儿子对双亲的热爱、敬重和终生的不舍之情,只是这“崇我昼夜”是什么意思呢?雷干事看着想着,一时还琢磨不透其中的含义。但是琢磨不透,又不便去问,因为人家正忙着准备过事儿,这时候去问这种问题,会显得很没材料儿,于是他只得走着想着进了厕所。

雷干事方便完低头正向外出,无备间和一个正进厕所的人几乎撞了个满怀,在这种地方出现这类尴尬事儿,弄得双方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双方都下意识地“嗯”了一下,同时又互相微笑了微笑,算是向对方致了歉意,这时外边的人已转过神来,只见他礼貌地后退了两步,侧身站在路边,示意让雷干事先走出来,然后自己才走了进去。

这当儿，雷干事习惯地回头一望，从那背影和衣着上，他认出这正是刚才那个贴对联的人。雷干事既然没有解开那横批的意思，两人不见面也就算了，现在既然碰上了，问清楚也很有意思，于是，他在离厕所不远的地方停步等了起来。

不一会儿，那人出来了，雷干事客气地把人家招呼到自己跟前，这时他才看清：此人还是个年轻孩子，一米七八的个头，偏分头发，宽额头，白净脸，眉清目秀，鼻正口端，整块脸盘上没有一点儿多余和惹人讨厌的东西，叫人一看就会觉得此人不是得了水土的独厚，也是依赖了父母良好的遗传基因，因此其未来肯定会成为“美男群”的“第二梯队”和美女爱追队伍的“后备人才”，但是唯一和这形象不搭配的是身上穿的衣服，上身穿的黑咔叽中山装虽然洗得干干净净，补丁也补得周周正正，但是却小得像个木匠钻木头用的钻子的“钻帽儿”，下身着的灰斜纹西式裤子也是前多年时兴过的式样，又短又宽，由于裤腿盖不住脚面，所以那双穿了军用球鞋的大脚在人眼里显得特宽特大，致使他在雷干事这位干部模样的人面前站久了就有点发窘和不好意思了。雷干事打眼上下瞟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手脚勤快但家境较贫的小伙子，为了不让小伙子有什么介意，他故意把关心的目光迅速移到对方脸上，和气地问道：

“小伙子，明天是你家过事儿的吧？”

“啊，是哩，您看出来啦？”小伙子信口答道。

“看出来啦，很明显嘛，”雷干事故意想把话题引长一点，“那副对联是你编、你写的吧？”

“是哩，不成样子，”小伙子似乎有点儿羞涩地说，“叔叔，您见多识广，您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毛病我倒没看出来，”雷干事真心实意地想求教求教了，“我看整副对联意思很明确，感情很丰富，韵味也很强，让人一看就什么全明白了，只是你那横批用‘昼夜’二字我还不知道妙在何处，你能不能给我说说？”

小伙子见雷干事又往深处问，生怕言多有失，口中出祸，就想赶快把话头封住，顺势说：“妙处？嘿，啥妙处也没有！俺山里人都这样儿，啥也不懂，一过事儿，买一张红纸，胡乱写副对联贴在门上，别人一看，花花儿的，知道是过事儿的，自己也可以从上面寄托点儿哀

思，反正就那么回事儿，谁也不会把它当真的。”

雷干事却已经从对方的话语中听出了点儿“颤音”，知道这年头多数人都心有余悸，都怕没事寻事，祸从天降，所以对人谈话能少就少，能躲就躲，这小伙子看来现在也是这种心态，不过他看这小伙子各方面都挺带劲儿，心想一定得和他再往底下聊聊，于是先带着否定的语气“哎”了一下，然后再找话说：“我看你可不是这样的山里人，你那对子编得还很考究呢，那上联是说你父亲不幸过世了，你从此得不到父教，是你人生中的重大损失，你很痛心；下联是说你母亲还健在，你天天能得到她的教育，又是你不幸中的大幸，仅这两句我就看出你的为人了。再看你放着成套的‘三周年’对子不用，而特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出这专门表达自己心意的对联贴在门上，绝不是那种不动脑筋、墨守成规之人所敢干的，更不像是山里人不懂事、糊里糊涂所能干的，因此你说你是‘胡乱写的’，我就有点儿不大相信。这样吧，小伙子，我还没有问你叫啥名字呢，咱先交个朋友吧，我姓雷，叫雷中雨，在县革委组织组工作，这次下来是专门根据领导要求选拔几名青年干部的，今天咱们见面是有缘分，我看你有才干，同时也想向你学习学习，只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交个朋友？”

“愿意，愿意！”小伙子一听说对方是县上的干部，马上来了劲儿，他一边羞怯地伸出右手想和雷干事热和热和，一边连忙解释说，“雷叔叔，雷叔叔，看您说到哪里去了！论年龄、论辈分，我得给您称叔哩，哪敢答应和您交朋友！以后我就是您的侄儿啦！往后只要您有用得着小侄的地方，小侄一定对您尽心尽力，光嘴说着不算，以后您看我的实际表现吧。”

雷干事也趁势和小伙子握了握手，表示双方正式认识了，待小伙子表白完自己的心思以后，他继续认真地说：“小伙子，我说你不要怕我，以后你就慢慢会知道，我这人是爱学习的，不懂的事随时都会向任何人请教，所以我还是要问，你那横批上的‘昼夜’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又迟疑了，显然是怕说出来出事儿，雷干事再次向他保证没事儿之后，他才说：“雷叔，要不是今天您问我问得太‘愚’，我是绝对不会多嘴给您作解释的，另一方面我想，一个人用心用意构思一首诗、一副对联、一篇文章，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某种感情和思想固然

是写作者的主要目的,但是他写出来终究是要人看的,而如果别人,特别是像您这样的深文化人都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那写作者的匠心岂不是白费了吗?”

“对对对,”雷干事赞同地说,“让别人一看不懂,那再好的东西也都是白搭了。”

小伙子见雷干事听得认真,就接着说:“那是嘛。实话给您说吧,雷叔,这副对联是我反复斟酌了三四天才写出来的,它充分地表达了我的内心思想,同时我看别人从中也抠不出来这有啥政治毛病,现在我给您说说为啥这样写吧,而要给您说清楚,我得先简单介绍介绍俺这家的特殊情况。我叫程源祥,今年十八岁。我父亲生前是一名师专教师,一向忠诚教育,热爱学生,可是几年前学校根据上面的指示,突然说他有严重历史问题,不让他上课了,啥活动也不让参加了,只分配在学校打杂,组织上正式审查他时,他对人家所问的事情竟一无所知,可是学校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有上面让查的那个什么问题,没办法,人家只好给他暂时起了个名堂,叫什么‘内定反革命分子’,挂起来‘闷’他,他一气之下,告病还家了。当时我随他在师专附属学校念书,运动一来,学校很乱,我也不想上那学了,回来在老家让父亲辅导着读书,我父亲一向文理兼优,加上有充分的时间辅导我,不到三年,过去高中的功课我都全部学完了,从这一点儿上说,我心目中认为父亲就是我头上的‘天’,就是能给我标向指路的‘日’。我母亲虽然也生长在这深山大沟,但她自幼聪颖秀丽,敬父爱母,很受我外婆和我爷爷的怜爱。为了让我母亲也有出头之日,我爷爷和外婆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劲儿,硬是压弯脊梁、拼命弄钱把她和我父亲一同送到县城我姨妈家借宿读书,后来我父亲考到远处上学了,家里也实在供不起了,外婆才答应让我母亲停学回家,但心一直不甘,土改一过,当政府又办新学并让大龄男女也去读书的时候,外婆又催我母亲到山外复读。我母亲再进学校,如池鱼归海、笼鸟入云,聪明加努力,使她期期优秀,年年头名,几次跳级,升学保送,初中、高中的校长和老师都说她是深山里飞出去的金凤凰,尤其是到了高中,任课老师们都认为我家的成分好,我母亲的成绩又出众,考上好大学是没有一点儿问题的,可是考完大学以后他们学校突然变了卦,说是政审出了问题,什么问题,谁也给她说不清楚,反正我母亲再

也没有接到通知，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家在这深山野沟里当起了小学临时教师，从那以后，母亲对外面的世界心灰意冷，除了她认为应该给学生的精力以外，其他全部的身心都用在我身上了，从这一点上儿来说，母亲也是我头上的‘天’，她虽然不像我父亲那样喜欢‘燃烧’着自己而给我留下以‘火热’，但是她却用慈祥的教养给了我心底上的‘光明’，因此我认为母亲就是我心目中的‘月亮’。正是由于我从懂事起对父母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父亲死后我一直痛心，今当三年祭日，我一心想把这点儿心迹表达出来。但是，雷叔，您说这种想法当今敢写出来吗？当然不敢！‘月亮’就不说了，没有人会与它争称；而这‘日’可就不同了，现在人人都称毛主席是‘红太阳’，谁要是再自敢比日，那可是要犯大禁、找大麻烦的。所以不敢比我就不比，我就想办法绕过去，怎么绕？我想着‘日’，就是只在白天才有的，白天就是‘昼’，人们一听到‘昼’，自然就会联想起‘日’，下面再与有‘月’的‘夜’并用，‘昼夜’的所指也就容易想了，然后再和‘崇我’合用，寓意就更会不点自明了。这样写，也算是我想避的‘时代之讳’吧。”

“想得好，想得好，你会动脑子！”听到这里，雷干事对小伙子有点儿刮目相看了，“小伙子，要我看，你想得好，也避得巧，为啥呢？因为你编的这副三周年对联，上联是写你对父亲不幸去世的惋惜，下联是写你对母亲健在的欣慰，这横批嘛，本来是要对对联进行概括和补充的，为了避免和正联在字句上的重复，你把本意中的‘父母’拟写成‘日月’，而‘日月’又严犯当今社会之大忌，你就又巧妙地转引出以日月为明显标志的‘昼夜’来，这样写出来让看对联的人一念，就会令他觉得大为不解，心想：这‘昼夜’怎么会是‘我’的，而且值得‘我’‘崇’呢？越是不解，人就越是要想，一想，就会想到要崇的是父母，继而联系到‘避讳’，再联系出‘日月’来，于是就达到你撰联的目的了。好，好，我看你这小伙子脑子灵，有才干，有才干！”

谈完对联，雷干事又问这问那，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突然问：“现在我要是推荐你出去当国家干部你愿意吗？”

小伙子腼腆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地回答：“不敢想，不敢想，别逗我了，雷叔，这事根本就没那可能。”

“有，有！”雷干事肯定地说，“只要你和你母亲愿意，这事就包在

我身上了，你现在就回去跟你母亲商量吧。”

小伙子将信将疑地回家了，雷干事也若有所获地回大队部对已经醒来、正在等他的潘副组长说：“老潘，老潘，我发现苗子了。”

老潘见他说话一本正经，忙问：“谁？”

雷干事口若悬河地答：“响山公社程庄大队十八岁男共青团员、现任生产队记工员的程源祥，贫农成分，高中肄业，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我看可以作为人选。”

潘、雷二人原来是朋友，近两年又调在一起工作，办事很好商量，老潘听老雷一说，就答：“只要你看着中就有希望，远不远？不远的话咱俩现在就去看看？”

“行。”两人说着就来到了程源祥家。源祥正在院子里和他妈商量，源祥妈一见客人进来，料定一准儿是源祥说的那干部了，忙让源祥搬小墩儿请客人坐下，自己也慌着去取烟、倒茶。这当儿，潘、雷二人趁势看了一下程家的院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家小院，靠北的高台阶石根脚上是一座三间陈旧但还周正的瓦上房，台下东西隔风道各有两间较低的厦子，再前面是围墙和极为平常的木大门，整个院子虽处深山，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别无杂物，显示了主人的条理、爱美和勤劳。家里没见旁人，显然这家务的操持者就只有源祥妈一个人了。再看源祥妈，中等偏高一点的身材，不胖也不瘦，身上的衣服，布料虽然不好，但颜色搭配却很协调，加上裁剪和针功方面的精巧，使她上下线条明晰，匀称动人。再打眼瞟去，她似乎不追求时髦，留的是农村妇女最常留的齐耳剪发头，头上不戴任何饰品，但是却梳理得不土也不洋，这发型和她的整个脸盘往人前一放，会使人不看也想看。那不高不低的前额下弯着两道柳叶眉，浓度不轻也不重，好像是专门为她那特别水灵的大眼睛当绿叶的。鼻梁端正，鼻孔不隐不露，人中不宽不窄，口红牙白，均有动人之处，特别是那鸭蛋形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少女们特有的红润和光泽，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根本不像是一个十八岁孩子的母亲。她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对人的态度不卑不亢，交谈时该笑不大笑，情悲时言苦不痛哭，举止有度，稳重大方，不管谁接触她都会有一种温柔和谐、文雅可亲的感觉。当她忙完招待事宜坐下来准备与客人说话时，雷干事先开口说：“嫂子，我先介绍一下吧，我姓雷，叫雷中雨，你叫我老雷也中，喊我雷干事也行，我都答应。这位

是咱县革委组织组的潘组长。我想，刚才源祥回来一定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下来，是专门根据领导指示选拔几名年轻干部的，如果让源祥出去工作你说中不中？”

源祥妈一边给二人砸着核桃，一边认真地说：“那中是中，就是俺这孩子从小生长在这山沟沟儿里，没见过大世面，后来虽说跟着他爸到外面读了几年书，可他爸又忙得顾不着管他，我看他是啥本事也没学成，现在让他出去，恐怕那公家的差事他办不好，误了大事！”

雷干事插话说：“没事儿，没事儿！不说别的，刚才我和潘组长在大门口看了，光看这副对联编的、写的恁好，就说明这孩子有潜力、有前途！”

源祥妈轻笑着否定道：“雷干事，快别夸他了，啥前途？他那净是瞎胡画哩，根本就不入‘帖’。”

雷干事说：“入‘帖’不入‘帖’我不在行，反正看着不赖，听源祥说，这字他还是跟着你练的？”

“跟着我不跟着我他都成不了大材，”源祥妈自愧地说，“反正山里找不来真正的好老师，没办法我只得教他了。人常说‘师傅不巧弟子拙’，我想拙也比没有强吧，‘子不嫌母丑’嘛，赖好有一个人辅导着，只要他有志气，成材不成材，就全在他了，当大人的，尽尽心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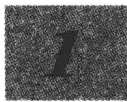
“说得对，说得对！”潘副组长接住话茬儿说，“看来你的家庭教育还是挺不错的，源祥他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在这种时代里心能这样的‘归股儿’就很不错了，我看这孩子行，你就放心地让他出去吧。”

源祥妈本来已经和源祥商量好了，觉得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又见二位干部真有诚心把儿子招走，心里自是高兴，但眼前面子上的话还必须说好，于是顿了一下，说：“那中吧，潘组长、雷干事，只要您俩看上他，不怕将来给您丢人，我是他妈哩，当然全力支持他，让他跟着您俩好好干。”转脸瞅着源祥又继续对二人说：“就是这孩子性格太倔犟，您没有看看他这身打扮儿，长袍子短褂的，活像大路上乱跑的那实疯子，我给他做了好几身切身合体的衣服，可他就是死活不穿，非穿他爸过去穿过的这些旧衣服不可，说是他爸过去是做学问的，只要穿上爸爸的衣服，就会天天不忘读书，天天知道自己的无

知，这样多学点知识，将来好当教授、科学家。我想他说的也是，后来就不逼他换了，现在他天天穿着这衣服，钻在屋里翻他爸过去编的旧讲义，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现在这模样儿，根本就没法儿往那人前头站！他要是跟着你们去了，你们可得严严儿管住他！”

这话说得潘、雷二人和源祥都笑了。末了，四人商定，第二天程家过了事儿，源祥就到县革委组织组报到，这一天的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一日，从此爱搞幽默的雷干事就创下了一个笑话，说他招的这个程源祥是“一泡尿”干部。别人都以为这“一泡尿”干部是对程源祥的贬低和讽刺，但雷干事解释说，他起初说这“一泡尿”干部，一是说程源祥这个干部确实是他跑了五天一无所获之后，偶然在去厕所方便的时间发现和搞定的；二是说程源祥没有熬到什么大学毕业，出来当干部又没经过考试，没启动政审，没给任何人送一份礼、没向任何人说一句好话就在厕所外面说成事儿了，这顶“干部帽子”得来的太偶然、太容易。至于程源祥呢，他没费吹灰之力就在自己家里被招成了国家干部，对雷干事他们感谢还来不及哩，哪还能去计较雷干事给他编的这个笑话难听不难听呢！于是，别人说他，他不责怪，有时自己有机会也会去巧妙地“幽它一默”：例如他在几次非正式场合发言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这个人资历浅薄，水平不高，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一泡尿”干部……

他声叫声应，于是在伊南县的干部野史上就有了个“一泡尿”干部。



程源祥如期到县革委组织组报到以后，潘副组长正式给他说：“这次县革委领导要我们招选的这几个年轻干部主要是去充实各公社基层团委的，试用期为半年，半年后如果合格，我们就给大家办理正式转干手续，我看你条件不错，好好干吧。下一步的安排是，县革委组织组先给你们办五天学习班，然后就分到各公社去，你对分配有什么要求吗？”

源祥慌忙说：“没有，没有，我年轻的一个小娃子蛋儿，会有啥要求？到哪儿都行，越艰苦的地方越好。”

第二天，学习班就开始了。学习班是雷干事领着办的，中午下课以后，雷干事把源祥叫到一旁，说：“源祥，这一批人中，我看属你最有前途，但是我得给你交代一句，这几天组织上会让你们陆续填一些表，主要是了解你们个人的主要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那一天在程庄街定你以前我们到附近几家都问了，他们都说你家是贫农，你外婆、你爷爷都是老实农民，其他的什么情况也没有反映出来，所以那天咱俩谈话中你透露的关于你爸爸、你妈妈的一些根本弄不清楚的情况你以后对谁都不要再说了，权当你什么都不知道，免得说多了麻烦。”源祥懂事地点头答应了，他从心里感谢雷干事。

学习班结束之后程源祥被分配到红岗公社去当团干，他高兴极了，他随着爸爸从师专学校回到深山已经六年了，这六年中，他天天偎依着父母在大山里生活，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爸爸除了教他读书、习字以外，再也无心引他到山外的世界里去见识了，因为爸爸心里虽然清楚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极需要在大天地里接受广泛陶冶的，但是根据自己经历中的教训，爸爸也不知道在这乱鼓叮当的“大革命”里让孩子去混对大人、对孩子本身究竟是福还是祸，索性避而远之，先让孩子在家里学点知识、懂点科学，等以后形势稳定了再说。他听了爸爸的话，不仅很少出山，而且连大队、生产队里的活动也不去参加。爸爸去世以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虽然生活艰苦，需要操劳工作和内外家事，但她却是一位明事理、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在她的骨子里顽强地存活着一种宁愿自己受苦受罪也要“养子成龙”的潜在意识。在爸爸去世后的三年里，母亲除了催促、监督他苦学以外，又根据自己对他成长的观察，觉得长期让他一味待在山沟里会泯灭他的天资，因此一改丈夫生前的主张，想尽一切不花大钱来安排一家生活的办法，把国家发给他们母子二人的抚恤金节省出来，然后多次慷慨地趁假期和礼拜天领着他到县城、到省会，甚至到京城去游览和开眼界，而每到一地，只要看到儿子的心灵被壮丽的外部世界所打动，就要乘势启发他：“祥祥，这地方比咱程庄街好得太多了，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要是也一辈子都待在咱大山沟里，你想那多窝囊吧。现在你只有好好学本事，创造下好条件，以后才有机会

到这些地方来干事儿，妈才能跟着你来这里享清福。”源祥听在耳里，想在心里，暗自从志向上重振了改变命运的雄风。呵，母亲的心思没有白费，他们几度如此之后，母亲已经欣喜地看到，儿子又精明了，他身上那曾经开始滋生起来的多种“山气劲儿”又在无形之中悄悄地留给深山了。现在源祥做梦也想不到，山外那么多精明能干的小伙子，雷干事他们竟又在这深山旮旯儿里选定了他，这浑噩梦幻般的经历是老天爷的照顾，还是他命中注定必有的运气？不管是照顾也好，命运也罢，他当上了干部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事实总算是让母亲对儿子期待的心愿实现了。再说，眼下这团的干部虽然很小，但是不管这算不算是“龙”，他源祥毕竟当上了。鉴于这种想法，他就利用组织上让大家回家准备行装的机会，赶回老家去向母亲回禀。母亲听了，当然和源祥一样高兴，当即邀邻家的两位婶子过来帮忙，大家拆洗缝制，忙了两天，把源祥所需要带的被褥、衣物、用具等准备得一妥二当，周周详详。源祥看着母亲那忙碌的样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母亲深夜还在灯下给他赶织毛衣时，就过去轻轻地夺过母亲手中的活儿，亲昵地说：“妈，您真是操心过度了，这毛衣我现在真是用不着，您就别忙累着再赶织啦！”母亲停手摇了摇头酸困的脖子，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祥祥啊，再忙再累妈都不怕，妈就怕你年轻、幼稚，把人家的工作干不好。”

源祥诚恳地说：“妈，您请放心吧，过去您和我爸教育过我那么多话，我点点滴滴都记着哩。这去了一开始工作，我一定处处听领导的话，人家叫我咋干我就咋干，决不叫它出一点儿差错，一定要让领导对我满意。”

“你这话说得对。”母亲赞同地说，“你初出茅庐，啥也不懂，一定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办啥事都不要越轨、过格，都不要惹人讨厌，可是等你站住脚了，就不能再老是领导指一堆，你吃一堆，成天跟着人家屁股转了，我想着当干部不能光靠着‘身’干，还必须要凭着‘心’干，必须要学着走一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在让领导满意的同时，还得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创造条件，争取前途再好一点，干部再往大处当一当。”

母亲说到这里，自觉得与平常对儿子的教育有点岔道儿，就接着说：“祥祥，妈过去教育你的都是叫你往好处儿走哩，现在你真的要